

吾城，放不下的羁绊，  
吾乡，离不了的惆怅。

# 吾城·吾乡



## 一忆故乡居，一望客人还。

文\_杨文韬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图\_吴丹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我的家乡是贺州市平桂区公会镇，行政建制始于南朝梁（公元520年），在千余年的小镇发展史中，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各族各地百姓，至今聚居汉、壮、瑶等民族，操客家话、本地话，通西南官话。孩童时，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是逛公会镇圩日，因为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、摩肩接踵的人群，品尝到清甜的白凉粉、酸甜的青梅汤、香甜的莲藕粉、滑嫩的水豆腐酿、浓香的叉烧粉、酸辣的新鲜牛杂等美食，让人的视觉和味觉都得到充分满足。

如今在外地工作的我忽闻母亲说起，家里的那间泥砖结构的祖屋坍塌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主人房和客厅。听闻此讯，我似乎看到祖屋坍塌扬起的漫天尘土，穿过尘土，思绪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祖屋里。

“肚子饿了没？食点‘竹嫲’（客家话‘白粥’的谐音）。”奶奶用粗糙的双手慢慢擦掉我满脸的汗珠后，关切地问我。四岁那年的夏天特别热，我一口气喝下三碗白粥，解渴又饱腹，就感觉很幸福。

祖屋占地面积将近一亩，有主人房、客厅、偏房、豆豉作坊和晒坪。每天早上豆豉作坊弥漫柴火引燃前呛鼻的烟味，柴火引燃后散发出一阵阵木头、树脂、树皮混燃的清香。金黄滚圆的黄豆蒸熟后，整个祖屋都充盈着香甜的黄豆味，经过数道工序，豆子们变成了一颗颗黑黝黝的豆豉。小时候，我最期盼和喜爱的一道菜就是豆豉焖排骨，开胃下饭又回味无穷。



当我还是孩童时，总喜欢和堂兄弟姐妹们在祖屋里追逐打闹，有时过于喧嚣，严厉的爷爷就会举起他那根老烟杆作打人状来吓唬我们。消停了一会，便听到有人远远地在吆喝：“硬板头（土茯苓糕）！硬板头咯！”一群孩童就围着奶奶吵吵嚷嚷着要吃“硬板头”。不一会儿，挑货郎来到祖屋前，放下担子，掀开土茯苓糕面上的白纱布，用一把小木铲子铲起一块块淡红色的土茯苓糕放入瓷碗中，再浇上几小勺黏稠的黄糖浆汁。争抢着吃完糕点后，我们都要把瓷碗里的糖汁舔得干干净净方可罢休。

当年在祖屋里玩耍的孩童们早已长大成人，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置新居、结婚生子，有些人已有数年未回祖屋相聚了。如今，人去楼空的祖屋再不加以修缮，过几年也许就真的全塌了。俗语有云：树长千丈落叶归根，人行万里涅槃回乡。祖屋留在故乡，我们这一代的根才能继续留在故乡，才能给在外拼搏的游子留一个回乡的念想。🏠